

## 好校长

致教特教学校校长

编者按

在校长群体中,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是一个独特的群体。他们走上特教之路的原因不尽相同,但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:为特殊儿童筑梦。因为执掌的是特殊教育学校,他们的事迹显得尤为动人。本期我们走近三位特教校长,了解他们的办学心路历程,表达我们对特殊教育工作者的敬意,期待社会各界和他们一起,为残疾儿童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会给予更多的善意、尊重与支持。

有人说,特教教师是“孤勇者”,为残疾孩子撑起了一片天

## 杨福:领航“孤勇者”的人更需要坚持

本报记者 黄星



福建省福州市星语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 杨福

“我爱教书,就想当个好老师。”谈及自己的教育理想,眼前这个瘦削的男人温和地笑着。他叫杨福,是全国教育系统第一所孤独症儿童专门招生对象的特殊教育学校——福建省福州市星语学校的掌舵人,也是孤独症教育的拓荒者。

## 转轨:此生勇向特教行

1988年,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杨福回到老家平潭,担任平潭大练学区西礁小学教师。彼时的杨福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普通学校转入特殊教育学校。2012年,福州市人民政府在落实为人民办实事项目中确定创办星语学校。杨福被赋予重任,作为副校长参与创立新学校。

“教师与孤独症儿童一对一教学活动都难以开展,集体教学真的可行?”“从普通小学去特殊教育学校,能适应吗?”……面对质疑和反对,杨福坦言自己也曾犹豫过,“但当我深入了解这个群体时,他们的不易深深触动了。”

学校初创,只有一个副校长。杨福成了校长最得力的助手,教学、德育、基建一肩挑。在孤独症教育无教材可用、无案例可循、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,杨福不分昼夜地投入到学校建设中,努力阅读专业书籍,为学校的开办积蓄力量。

“孤独症是世界级难题,目前没有治愈的方法及药物,主要是不断提升教育干预水平,帮助孩子成长康复,这也是学校开办之初面临的重大难题。”

杨福告诉记者,学校初创人员大多没有专业背景,大家不断加强学习,认真研读国内外近百部孤独症相关书籍,两年内走访了30多所特教学校、孤独症机构学习经验。

2012年12月3日,恰逢国际残疾人日,星语学校正式开学。在杨福的带领下,教师团队扎根课堂,深入研究,从孤独症儿童的兴趣出发,初步构建了一套“孤独症学校生态化教育模式”课程体系。跟踪数据表明,该课程体系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、社会交往能力,学校的集体教学不仅可行,而且有效。杨福及团队成员受邀在北京、天津、广州及省内多所学校进行交流,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。

2019年,老校长退休,杨福接任校长。2020年,学校正式迁入新校舍。这群“星星的孩子”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。

“蒙以养正,和乐共进”是学校的办学理念。按家长的话来说,“这里的每位老师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。”漫步在新校园,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、布局合理的7栋教学楼,各项功能室设施完善,各种模拟真实情境的教学场所仿真似真,为生活化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## 守望:做好孩子情绪的“翻译官”

进入教学楼的显眼处是一面笑脸墙。杨福说:“不少家长在笑脸墙前长久驻足,有的家长看着孩子的照片感动得落泪。因为,即便身为父母,也很少能见到孩子笑得那么灿烂。这昭示着一种成长,更是一种希望。”

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自控能力训练是一大难题。一直以来,杨福都相信,用心接纳、悉心疏导,孩子的许多情绪行为可以得到改善。他常告诉教师,要努力做好孩子情绪的“翻译官”。

2013年夏天,杨福正给孩子们上课,突然停电了。正值盛夏,天气燥热,学生小满无法忍受没有空调,变得狂躁起来,跑过来双手紧紧抓住杨福的手臂。杨福强忍着疼痛,想到小满应该是无法表达不适而导致的情绪失控,此时要及时进行情绪疏导。于是,他轻轻抚摸小满的头,安抚他的情绪,轻声告诉他:“扇扇风能凉快点,不

着急,老师给你扇扇……”就这样,小满慢慢地松开了手。直到现在,杨福的手腕上还留着当时的疤痕,但这次的经历也让他更加坚信,要带领教师们用专业知识帮助孤独症孩子改善情绪行为,做孩子们的守望者。

坚持温柔平和地面对学生,给予他们无条件的关爱,杨福慢慢地打开了孩子们的心门。杨福任教的班级里有一个叫乐乐的孩子,不知从哪天开始,乐乐成了杨福的“小跟班”,上课跟着,下课也跟着,吃饭还跟着……有时在操场上遇见,乐乐还会高兴地冲上来,一把抱住杨福。“同事都打趣说我是乐乐的‘杨爷爷’。”杨福说,“孩子的天性纯真可爱,你对他付出爱,他能真切地感知到。尤其是这些特殊的孩子,更需要特别的爱。有了爱,也就有了教育的抓手。”

在杨福的倡议下,学校配备了4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,开设孤独症健康教育特色校本课程,并将箱庭游戏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项目,帮助学生建立心理秩序,学习社会交往、人际互动技能。学校不断挖掘孤独症儿童的优势和潜能,开设了电子百拼、轮滑、架子鼓等十几种潜能课程,纷繁多样的学生作品摆满了学校艺术长廊。今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组织了一场特殊教育专场文艺汇演,面向全网直播,有54万人次在线观看,专家、特教同仁及社会各界人士都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点赞。

10年来,杨福经历过太多感人的场面,在他看来,“当你全心全意为孩子们付出,细心呵护他们成长,他们也会以积极的行为来回报你。”

## 协力:教师发展的助跑者

从普校转特教,杨福勇担责任的同时也倍感压力,但一次家访,使他坚定了做好孤独症教育的决心。

那是杨福来星语学校的第二个学期。家访中,患儿家长含着泪对他说,自己只想让孩子多活一天,这样才能安心离去。此后,每当杨福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,眼前总会浮现这个画面。“我也常常与老师们谈起这件事。我们没有理由不迎难而上,没有理由不往前冲啊!”杨福动情地说道。

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干预,爱心是基础,但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样不可或缺。

杨福带头创设了三大工程。一是“悦读工程”,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教师共同参与的读书沙龙;二是“技能研训工程”,围绕孤独症的核心障碍,每周分模块、分教研组进行同课异构,每月开展一次集体会诊;三是“青蓝工程”,高级教师与中级教师结对,中级教师与初级教师结对,共同备课研讨。

虽然事务繁多,但每个教研组的集体备课,杨福从不落下,遇上校级以上的公开课,杨福更是全程陪同听课、磨课。有一次,教师林珍珍要参加市级优质课评比。尽管身上还有去外地培训的任务,但杨福还是坚持在临行前召集大家帮林珍珍备课。那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,林珍珍本想取消,但杨福依然如约抵达。后来大家才知道,因为路上打不到车,杨福冒着暴雨步行了半个多小时。

在教师们眼里,杨校长是“铁打的”。他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到校,每日坚持巡课一万步以上。无论是教师成长有疑惑,还是学生情绪疏导有困难,他都倾力解决。他重视教学质量提升,每学年累计听课不少于80节。通过10年的探索,杨福带领的教研团队撰写孤独症优秀教学及实践案例400多篇;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30多位,包含20位市级骨干教师和市级骨干教师,指导教师参加省市比赛30多次,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快速成长,成为学校乃至福州特殊教育队伍的中流砥柱。

杨福有一个星语学校的远景规划。他希望学校逐步发展成集学前融合教育、义务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孤独症研究中心和教师培训中心、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为一体的新型特殊教育学校,为国内孤独症儿童专门学校的建设提供经验。“每年都有超过现有学位数的孩子希望进入星语,仅靠我们现有的力量是不够的。”杨福说,“特教教师是‘孤勇者’,领航‘孤勇者’的校长更需要耐心和坚持。只要我们不放弃,孩子的希望总在前头。”



江西省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主任 曹有红

在女儿出生前,曹有红没想过会和特殊教育扯上关系。为了帮助自己的女儿和更多的听障孩子踏入有声世界,她创办聋儿语训部,累计收训了来自江西、甘肃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河南等6个省份的200多名听障、智障、自闭症儿童,其中95%的听障儿童通过康复训练,能像健全孩子一样接受义务教育。

## 第一声“妈妈”

2001年底,曹有红刚满周岁的女儿被确诊为双耳重度失聪。那一年,曹有红从钢材企业下岗,丈夫则在市里的一家单位做临时工。“拿到诊断书,就像天塌了下来。”面对这一现实,曹有红擦干眼泪,默默发誓:不管吃多少苦,都要教会女儿说话,让她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。

从此曹有红省吃俭用,带着女儿踏上了艰辛的康复之路。她从亲朋好友那里借钱为女儿配上助听器,教女儿去辨听自然界的声音,还让女儿通过感受喉部震动发出声音。每天清晨只要一睁眼,曹有红就给孩子戴上助听器,与她说话,原本寡言少语、不善言谈的她,对女儿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曹有红得知深圳一家康复中心要办一个家长培训班,邀请了国内听力学专家和康复专家讲课。经济窘迫,从没出过远门的曹有红犹豫了很久,最终还是提着一手行李,一手牵着女儿,辗转几次火车到了深圳学习。

经过两个月时间,女儿学会了“啊”,又过整整一年后,女儿终于喊出了第一声“妈妈”。曹有红喜极而泣,心里升腾起无限希望。为了能随时随地教女儿,曹有红在包里放上书、卡片、纸和笔,和女儿在路上看见什么就对着书、卡片教,书上或卡片上没有的,就画在纸上,写上文字,一个字一个字地教。

经过多年努力,女儿不但学会了说话,还参加了舞蹈、绘画等比赛并获奖,20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艺术学院。

## 第一声“曹妈妈”

曹有红的故事不胫而走,许多人慕名前来或打来电话,希望她能帮帮他们的孩子。

曹有红深深懂得教育听障孩子的艰辛,为此她犹豫过。但当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期盼的眼神,家长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信任自己,曹有红想到当初的自己也曾得到大家的帮助,决心投入康复事业。2006年,她创办了鹰潭市月湖区灿灿语训部(后注册为“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”,下简称“康复中心”)。

康复中心创办初期,公婆腾出房子做教室,丈夫拿出工资贴补,曹有红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妈妈,要教孩子们说话,还要洗衣做饭、把屎把尿。几经辗转,康复中心终于在城郊有了自己的教学楼、电脑、打印机,乃至座椅都是曹有红募捐而来。办学条件虽然艰苦,但曹有红对于贫困家庭弹性收费甚至全免,对于特困家庭还要出手捐助。

“以前经常有家长说,把孩子放曹老师这儿比放在家里放心多了,每次我都会纠正他们,强调学校代替不了家庭。”曹有红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,为此,康复中心每月开展一次家长学校培训,家校共同促进孩子成长。

曹有红认真钻研聋儿语训知识,制订科学合理的语训计划。为提升专业能力,她不断学习,获得了全国小儿四级听力师及评估师资质,还通过了大学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考试。

每天对着孩子重复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句话,曹有红明白,很多时候孩子无法给出一个回应,但当孩子们喊出第一声“曹妈妈”的时候,曹有红觉得一切苦累和艰辛都是值得的。

## 在无声世界传递爱的音符

如今,康复中心有三十来个学生,十几名老师。

曹有红的弟妹向本在广州当日语翻译,月薪5000多元,2010年,她毅然放弃不错的薪水来到康复中心当老师。收入不高,工作异常辛苦,曹有红用爱感染着师生,带出了一支别样的教师队伍。

新生一入校,都是由曹有红先行启蒙教育。有一名孩子叫磊磊,康复程度不错,为了让磊磊有更好的语言和学习环境,曹有红想把他送去幼儿园。因为孩子听力有障碍,很多幼儿园都不收。几经辗转,曹有红找到一名园长,告诉她孩子走到今天的不容易,孩子除了听不到,和其他孩子没有区别,他们不需要同情,只需要更多的鼓励和关爱。园长终于被感动了,同意收下这个孩子。2021年高考,磊磊以55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本科院校。

康复中心里的不少教师是曾经的学生家长,在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普通学校后选择留在康复中心,其中有两位已经坚持了十多年。顾淑梅就是其中一位。

“曹老师给了我的孩子一个有声的世界。我当初陪读很多年,有了一定基础,加上曹老师手把手地教,逐渐也就上路了。那么多年,我从未见曹老师生气。她还经常和我们说‘一定要慢下来,不能急’。”顾淑梅已52岁,工作量大、学生情况复杂,却从未想过离开。“一开始曹老师和我谈,如果只是为了赚钱,这份工作就不适合我。”顾淑梅还记得,一个孩子从入学时不会听声音、不会开口说话,到毕业后已经什么都会,“我总能收获别样的感动,这是更宝贵的财富”。

每年毕业季,家长经常感动地抱着老师,舍不得分别。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家长常常会打来电话问候,并告知孩子的学习情况,有的还常常带着孩子回来看望中心的老师们,并送来锦旗。每年寒暑假,都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刻。还有家长常常会给曹有红寄来自己做的暖鞋、纳的鞋垫、自家炒的瓜子。有的家长每次来学校一住就是几天,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,抢着做这做那。

曹有红的抽屉里珍藏着不少学生毕业时送给她的书法、绘画作品,她会时不时拿出来看看。办学途中,她遇到过不少困难,但家长和孩子们的情谊让她感动,同时也让她感受到肩上责任的重大。十余年来,曹有红一家和全托的孩子吃在一桌、住在一屋。曹有红的女儿很理解母亲:“毕业后,我会把母亲的伟大事业——康复中心继续做下去!把这份无私的爱传承下去!”

这让曹有红倍感欣慰。从一个孩子的妈妈变成几百个孩子的妈妈,曹有红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和幸福。

曾经的“门外汉”成为特教专家,攻克影响残疾孩子发展的一个个难题

## 王希杰:一个人带动一方特教事业

本报记者 徐德明

“假如我有一个这样的残疾孩子,希望他得到怎样的教育,我就怎样办学;进入社会后,我希望大众怎样接纳他包容他,我就怎样去奔波宣传……”这是天津市宝坻区博爱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王希杰9年前上任之初最朴实的想法。

博爱学校是宝坻区唯一一所集学前教育至职业高中15年一体的特殊教育学校,创办于1995年,2014年进入从聋教育到培智教育全面转型阶段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王希杰从一所普通中学调入博爱学校,成为该校第三任校长。

面对巨大的专业跨度和学校转型期的变革,王希杰迎难而上,带领教职工内促专业,外展形象,引领学校踏上高质量转型快车道,将宝坻区特殊教育工作推到了更高、更广阔的领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通过白天跑、干、讲,晚上读、写、想,王希杰曾经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。

## 构建医教融合模式,助力残疾儿童康复

王希杰自称是“外行”出身,来到博爱学校,才研究起了特殊教育。他经常观察这些孩子,审视教育现状,分析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,思考如何为不同缺陷的孩子量身定做个性化教育方案。

从宝坻区情出发,特教领域的医教结合工作到底怎么搞?王希杰苦学恶补,请教同行,连线专家,一时间,他的书架被各类特教书籍填满。也是从那时起,他逐渐了解了医教结合,明晰了有关政策和康复方法,找到了瓶颈的突破口。凭着跑断腿、磨破嘴的韧劲儿,王希杰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,科学构建了“医疗+教育”融合康复模式,走出三个发展阶段。

第一阶段:由宝坻区政府协调区卫健委,联合7家医疗机构,为学校师生及家长开设系列讲座,为脑瘫儿童进行肢体康复,初步摸索出医教共建之路。

第二阶段:学校正式挂牌为宝坻区中医院定点服务基地,两名康复科医生每周来校,为学生做康复治疗,并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同步培训。随后,在区教育局人事部门协调下,将一名专业医护人员调入博爱学校工作,解决了医教结合时间不固定、康复内容不系统等问题。

第三阶段:为满足送教学生的教育康复需求,卫生、教育两部门再度携手,各村家庭医生和属地送教教师共同入户,至此,医教融合惠及全区每个残疾学生。

如今,曾经的“门外汉”已然成了特教领域的专家,王希杰主持的多项特殊教育课题成功结题,其中“医教结合背景下区域推进融合教育的研究”还被评为了天津市第七届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。

## 属地送教倾心作为,全员覆盖“一人一案”

宝坻区为涉农区,有24个街镇。2017年,残疾学生入学率只有70%。经过调研,王希杰发现,大部分家长对残障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,同时,他们住所分散,送教路途遥远,不仅工作效率低,而且存在交通安全隐患。

他多次奔走于区残联、教育局和卫健委,深入残障学生家中了解情况,构建了“三位四级”多元融合特殊教育体系,即“区教育局(残联、卫健委)一特殊教育中心(残联服药所、妇儿中心)一各街镇教委(街镇残联专干、卫生院)一各校送教随读教师(各村残疾联络员、家庭签约医生)”。

为了让更多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得到教育安置,首要工作就是入户评估,全面深入了解孩子的情况。王希杰与区残联工作人员一道,全覆盖地走村入户,确定送教对象,坚持做到“一人一案”。

大钟庄镇有一名患有脑瘫的女孩,由于走路困难,家长不能陪读,一直没能入学。王希杰耐心地给家长做工作,“孩子一定要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,不能耽误了孩子,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”。回到学校,王希杰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助行器,还买了书包、铅笔盒等学习用品,再次驾车40多公里送到孩子家中,还请了康复训练教师孩子借助助行器训练行走,没过多久,孩子高高兴兴到普通小学随班就读了。

就这样,王希杰挨家挨户跑,2018年春季,走访了102个家庭,行程1000多公里,脚踏实地完成了全区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的筛查工作,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,当年全区残疾学生入学率提高到95.6%,近两年,入学率始终保持在97%以上。

## 破解毕业安置难题,让残疾学生毕业即就业

2017年暑假的一天,一位毕业生家长打来电话,央求王希杰接收孩子回校生活。王希杰详细询问了孩子现状——在校学的全忘了,家长不得不放弃工作,回家照顾孩子。

放下电话,王希杰陷入沉思,那个多年一直未放弃的梦,又浮上心头:只有学有所用,才能为残障毕业生谋出路。

于是,王希杰下定决心建设手工作坊。没钱、申请;没人、招聘;没房、筹建……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,难题被王希杰一一攻克。

一个学期下来,学校两个手工坊、一个洗车房、一个烹饪室和感统训练室建起来



天津市宝坻区博爱学校党支部书记、校长 王希杰

了,孩子们终于能够学习钻石画、扎拖布、编篮子、洗车、做面点了。

在一次义卖活动中,“一家亲”志愿服务队中一位成员在孩子们的作品前驻足良久,一次性购买了一万多元的作品。这引起了王希杰的注意。通过交谈,王希杰得知这位爱心人士是大学生回乡创业者,正经营着一家养老院,在业内颇有口碑。

王希杰抓住机会,积极携手该志愿服务队助残助残学生。2019年,“阳光福乐多助残就业基地”落成并由天津市残联正式授牌。4年来,有职业能力的学生在基地内参加庇护性就业,按劳取酬,重度的学生享受全天候居养照料。博爱学校的专业老师定期到基地对毕业生进行职业指导、安全教育、心理辅导,同时对有需要的毕业生召回短期再培训,与在校生互融共享。双方采用“在校培训,基地沿用”的合作方式,对基地进行专业性输送、订单式项目培养。

就这样,在区教育局、残联、卫健委的支持下,王希杰牵头建立起宝坻区残疾人终身服务支持体系,引领学校走向产教结合的道路。学生毕业即就业,充分满足了学生所期、家长所盼。

“要么不做,要么就把它做好”,这个朴素的信念使王希杰始终坚守教育初心,责任使然,使命使然,情结使然。

她把对女儿的爱转移到几百个听障孩子身上,从中收获幸福

## 曹有红:用母爱叩响『无声世界』

本报记者 甘甜

+